

# 近八十年來從大陸到台灣胡適禪學研究的開展與爭辯史再檢討（七）

江燦騰

## 五、胡適的反佛教心態及其對虛雲禪師的連番質疑

可是胡適在心態上是反佛教的，他曾在《胡適口述自傳》（英文原稿在一九五七年，由唐德剛開始錄音；中文稿，一九七九年由唐德剛譯出，台北：傳記文學出版社）對唐德剛表示：「佛教在全中國（自東漢到北宋）千年的傳播，對中國的國民生活是有害無益，而且為害至深且鉅」。

由於他把佛教東傳，視為中國文化史上的大不幸，所以他雖研究禪宗有若干貢獻，卻仍堅持一個立場：「那就是禪宗佛教裡百分之九十，甚或百分之九十五，都是一團胡說、偽造、詐騙、矯飾和裝腔作勢。」而「神會自己就是個大騙子和作偽專家。」因此，他縱使「有些或多或少的橫蠻理論」，但對所持嚴厲批評禪宗的態度，是「義無反顧的」。<sup>1</sup>——這是胡適來台擔任「中央研究院」院長之前，在美國發表的《自傳》內容之一<sup>2</sup>，赤裸裸地流露出他對禪宗史虛假作風的反應！

既然研究者的心態是負面的，則研究結論也容易流於「破壞性」的層面居多（胡適在《口述自傳》中坦言如此），其必將激起佛教界護教熱忱者的反駁，當不難瞭解。

可是，這終究是立足於史料和方法學的研究結論，要想說服或反駁胡適成功，也要基於同樣的條件才行，否則對胡適的研究是不可能造成改變作用的。例如胡適曾三次質疑岑學呂編的《虛雲和尚年譜》的正確性，就是如此。<sup>3</sup>

岑學呂編的《虛雲和尚年譜》初版，是「虛雲和尚法彙編印辦事處」於一九五三年春天在香港出版的。由於流通快速，當年秋天即照原書印行第二版。因此，初版和二版的內容是一樣的，有更改的是第三版，但這已是遭到胡適在美國提出質疑後，由「香港佛學書局」於一九五七年出的新版本。而「台灣印經處」是從「第三版」翻印流通的，時間在一九五八年九月。<sup>4</sup>

胡適是在一九五五年至五六年左右，從美國的紐約寫信給住在加拿大的詹勵吾，指出《虛雲和尚年譜》有一些不可信之處。因初版的《年譜》中，曾提到虛雲的父親在福建任官的記錄，如：

「父玉堂……道光初年，父以舉人出身，官福建。戊戌己亥間，任永春州知府。」（原書，頁一）

「翌年，父擢泉州府知府。」（同上）

「道光二十四年，甲辰，五歲，予父調任彰州知府。」（原書，頁三）

「道光二十七年，丁未，八歲，予父調任福寧府知府。」（原書，頁二）

「道光三十年，庚戌，十一歲，父復回任泉州府。」（同上）

「咸豐五年，乙卯，十六歲，父任廈門關二年，調回泉州府任。」（原書，頁五）

胡適根據上述資料，前往「美國國會圖書館」查證所藏的福建省相關方志，是否有蕭玉堂其人的任官資料。當時館中所藏的新修府志中，可以找到虛雲提到他父親做過知府的三府之中的兩府資料，其中清楚地記載從道光二十年到咸豐五年的知府姓名、履歷、在任年歲，

可是絕無知府蕭玉堂的記載。詹勵吾接到信後，鈔寄給香港的岑學呂，後來在出「第三版」時，即附有虛雲本人的親筆信，承認「其中不無誤記之處」。<sup>5</sup>

但是，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初，胡適在台任「中央研究院」院長已一年多，又接到張齡和蔡克棟的兩封信，都是討論虛雲的父親蕭玉堂是否在福建做過三府的「知府」或僅是「佐治」的問題。其中張齡在信上質疑胡適說：（一）台灣印經處的一九五八年九月初版，「是照原版一字不易翻印的」，胡適的意見是根據何處出版的《年譜》而來？（二）胡適說據此可以推論虛雲活了一百二十歲是不可信的，但他反問：「父親沒有做過知府和兒子年歲的多少有什麼連帶的關係？何以由前者即可以推斷後者的不確？這是根據什麼邏輯？」<sup>6</sup>

胡適接到信後，認為既然《虛雲和尚年譜》的記載，是信徒的信仰依據，「是人生最神聖的問題」，所以他致函給當時《中央日報》的社長胡健中，三日後（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五日），全函刊登在該報上。<sup>7</sup> 在信中，胡適的回答重點有二：

（一）他根據的是初版；而張、蔡兩人隨信寄給胡適的台灣版《虛雲和尚年譜》，其實是修改後的「第三版」，故資料有異。

(二) 《虛雲和尚年譜》是根據虛雲本人的口述資料而編的，是唯一的線索，如其中關於父親的任官時間、職務都不實，《年譜》的虛雲年齡，當然令人也跟著起疑了。

這就是胡適治學的典型作風，他要求的是可以查證的歷史事實，是比較不易作假的。因此他以「拿證據來」的方式，要求《虛雲和尚年譜》的編者和口述者，對社會作一明白的交代。至於虛雲的禪修經驗，他則未過問。於是虛雲這位民國以來最著名的禪師，在胡適眼中，只成了問題史料的提供者。佛教徒關心的禪修經驗，對胡適而言，是要擺在客觀證據之後的。

這種情形，無異是一九四九年六月，在夏威夷和鈴木大拙論禪方式的翻版，也是他在《胡適口述自傳》中，所坦承的對禪宗史料作假持一貫嚴厲批判立場的延續。因之，他和以信仰取向為主的佛教界人士，會形成意見對立的緊張性，就不足為奇了。

可是，胡適的信既公開刊登《中央日報》，他又以「中央研究院院長的學術領導人在台灣出現，學術的問題就成了公眾注意的問題。例如當時的內政部長田炯錦，即將內政部擁有的《永春縣志》借胡適參考<sup>8</sup>，但該志卷十二「職官志」裡，未載湘鄉蕭玉堂的姓名。

於是胡適將此《永春縣志》的查證情形，連同登在《中央日報》的那封信，以〈虛雲和尚年譜討論〉為篇名，應《自由中國》雜誌雷震的要求，發表在該刊的卷二十一期十二。<sup>9</sup>可以說，此一問題也喚起知識界的注意。

當時任職「台灣省文獻委員會」的陳漢光，接著又提供胡適另一版本《福建通志》的資料。胡適借出查證後，寫了〈三勘虛雲和尚年譜〉，刊登在《台灣風物》，卷十期一（一九六〇年元月出版）。

胡適在文中指出，根據清同治七年（一八六八）修的《福建通志·職官》的記載，都未發現虛雲的父親之名。同時泉州府的「同知」在康熙二十五年（一六八六）後就移駐廈門了。「泉州二守」的孩子，決不會生在「泉州府署」，這就證明《年譜》各版所載「予誕生於泉州府署」，並非事實。<sup>10</sup>總之，胡適對證據的考察興趣，是不曾衰減的！

#### 六、胡適禪宗史研究的教內同情者：圓明（楊鴻飛）與印順

另一方面，必須注意的，是胡適的這種處處講證據的治學方式，在佛教界同樣擁有一些同道。他們不一定完全贊同胡適對佛教的批判，但是不排除以客觀態度來

理解佛教的歷史或教義。而其中堅決遵循胡適禪宗史研究路線的是楊鴻飛。他在一九六九年五月投稿《中央日報》，質疑錢穆在演講中對胡適主張《六祖壇經》非惠能所作的批判，<sup>11</sup>因而引起台灣地區戰後罕見的關於《六祖壇經》作者究竟是誰？神會或惠能的熱烈筆戰。

但在檢討此一和胡適禪宗史研究有關的熱烈筆戰之前，應先理解楊鴻飛其人的思想背景。他原本是一九四九年後，因中共統治大陸，才到台灣的出家僧侶，法號圓明，是來台僧侶的才學之士。

他後來到日本留學，才還俗並恢復本名。但在還俗之前，他曾因質疑傳統佛教的治學方式，而在佛教界掀起批判他的大風波。他的質疑立場，可自《覺生》期四十一他所發表的〈獻給真正的佛教同胞們〉一文中看出。<sup>12</sup>例如他在文中大膽地宣稱：

我們過去都被前人所欺騙，以為現存的大小乘一切經典，皆是釋尊或釋尊的報法身金口所直宣。因而對經典中明明與事實，人情，正理相違背，講不通的地方，也都千方百計，……把它圓謊似的圓起來。……其中不知增進了多少世俗的傳說，神話，他教、私人的教權意識，非理攻擊他人等言論在內？反

使正當教義，弄得神怪百出，偽話連篇，……尤其近代科學知識發達以來，自更多牴觸。……佛為大哲學之一，但並未言盡天下後世所有哲學。佛以耆那教婆羅門教為背景，產生自己哲學系統，與後人依佛教。產生法華、華嚴哲學系統，並無兩樣。<sup>13</sup>

他在文章中論「合時」的一段，更鼓勵佛教徒「不要為聖教量權威所迷，拾前人的牙慧」。<sup>14</sup>

圓明的這些話，是受近代佛教文獻學和歷史學研究風尚的影響，在講求宗教客觀性的同時，還帶有強烈批判傳統佛教的意味在內，難怪教內長老東初罵他是「天下第一號狂夫怪物」，「洪水猛獸又來了」。<sup>15</sup>東初甚至呼籲佛教界共同對付圓明，並做到下列四點：

- （一）不要以佛法當人情，要一致起來撲滅這種洪水猛獸的邪見！
- （二）一致請求中國佛教會宣佈圓明為佛教的叛徒，是摧毀正法的魔鬼！
- （三）一致要求佛教正信的刊物，拒絕刊載圓明的邪見言論！
- （四）人人要勸請同道親友們不要看圓明的文章，其功德勝於造七級浮圖！<sup>16</sup>



其實從上述教界兩派相對立的治學心態，可以窺見客觀求知的風氣，逐漸在保守的佛學界中出現。當時代表這一治學方向的典型人物，恰好是後來以《中國禪宗史》（台北：正聞出版社，一九七一）一書，獲得日本大正大學博士學位的印順法師；而印順法師會撰寫《中國禪宗史》，卻是由楊鴻飛（圓明）和胡適激發的禪學辯論，所導致的。<sup>17</sup>因此，胡適的治學方式，實際上衝擊著處於變革中的台灣佛學界。這一點學術史的內在關聯性，是在展開討論前，必須先有所理解的。而印順的部份稍後會提到。

## 七、一九六九年在台灣展開的禪宗研究大辯論

一九六九年在台灣展開的那場禪學大辯論，主要的文章都被張曼濤收在《六祖壇經研究論集》，列為由他主編的「現代佛教學術叢刊」一百冊中的第一冊，而張曼濤本人也是參與辯論的一員。<sup>18</sup>他在首冊的〈本集編輯旨意〉中，曾作了相當清楚的說明，尤其在前二段對於胡適的研究業績和影響，極為客觀而深入，茲照錄如下：

《六祖壇經》在我國現代學術界曾引起一陣激烈爭論的熱潮，爭論的理由是：「《壇經

》的作者究竟是誰？」為什麼學術界對《壇經》會發生這麼大的興趣，原因是《壇經》不僅關係到中國思想史上一個轉換期的重要關鍵，同時也是佛教對現代思想界一個最具影響力的活水源頭。它代表了中國佛教一種特殊本質的所在，也表現了中國文化，或者說中國民族性中的一份奇特的生命智慧。像這樣一本重要的經典，當有人說，它的作者並不是一向所傳說的六祖惠能，那當然就要引起學術界與佛教界的軒然大波了。這便是近四十年來不斷繼續發生熱烈討論的由來，我們為保存此一代學術公案的真相，並為促進今後佛教各方面的研究，乃特彙集有關論述，暫成一輯。列為本叢刊之第一冊。

胡適先生是此一公案的始作俑者，雖然他的意見，並不為大多數的佛教有識之士所接受，但由於他的找出問題，卻無意中幫助佛教的研究，向前推展了一步，並且也因是引起了學術界對《壇經》廣泛的注意，設非胡先生的一再強調，則今天學術界恐怕對《壇經》尚未如此重視，故從推廣《壇經》予社會人士的認識而言，我們仍認胡適先生的探討

厥為首功，故本集之編，為示來龍去脈及其重要性起見，乃將胡先生有關《壇經》之論述，列為各篇之首。<sup>19</sup>

從張曼濤的說明，可以看出一九六九年的《六祖壇經》辯論，正反雙方，都是接著胡適研究的問題點而展開的。這一先驅性的地位，是無人可以取代的！但這場辯論的展開，已在胡適逝世後的第七年了，張曼濤的編輯說明，則更在胡適死後的第十四年。所以雙方爭辯的情形，胡適本人是一無所知的，這只能任由他自己的作品來說話或回答。

（未完待續）

## 註釋：

1. 見唐德剛譯註，《胡適口述自傳》（台北：傳記文學雜誌社，一九八一年初版），頁二五六—五七。
2. 按唐德剛在「《胡適口述自傳》編譯說明」第三點提到：「胡氏口述的英文稿，按當初計劃，只是胡適英語口述自傳全稿的『前篇』或『卷上』；」因此，胡適個人晚年的治學態度，迄一九五七年為止，是強烈排佛教偽史料的。一九五七年以後，亦無大改變。本文以下即有所討論。
3. 胡適質疑的時間和次數的資料，可參考如下來源：第一次約在「民國四十四、五年之間」，胡適寫信給住加拿大的詹勵吾，指出初版（一九五三）的《虛雲和尚年譜》，關於其父蕭玉堂的為官記錄，查無記載，可能不可靠。此一資料，是胡適在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五日的《中央日報》上說的。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九日，胡適應雷震之邀，在《自由中國》雜誌發表〈虛雲和尚年譜討論〉，載卷二十期十二，頁三七二—七三，是第二次質疑。胡適的〈三勘虛雲和尚年譜〉，是《台灣風物》，卷十期一（一九六〇年三月），頁二十二—二十三。
4. 此出版時間和版本，參考胡適，〈虛雲和尚年譜討論〉，前引書，頁三七一。
5. 虛雲此封親筆函影印，直到一九八七年，台北的佛教出版社，發行《虛雲老和尚年譜法彙增訂本》，仍附在目錄之前。
6. 參考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五日，胡適發表在《中央日報》上的信文資料。
7. 參考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五日，胡適發表在《中央日報》上的信文資料。
8. 見胡適，〈虛雲和尚年譜討論〉，前引書，頁三七三。
9. 見胡適，〈虛雲和尚年譜討論〉，前引書，頁三七三。
10. 胡適，〈三勘虛雲和尚年譜〉，前引書，頁二十三。
11. 見張曼濤主編，《六祖壇經研究論集》（台北：大乘

文化出版社，一九七六），收在「現代佛教學術叢刊」，第一冊，頁一九五—二〇四。

12. 參考釋東初，〈以佛法立場談佛法〉，收在《東初老人全集之四——佛法真義》，頁一五五。

13. 圓明（楊鴻飛），〈獻給真正的佛教同胞〉，轉引釋東初，〈以佛法立場談佛法〉，前引書，頁一五六—五七。

14. 轉引釋東初，〈以佛法立場談佛法〉，前引書，頁一六四。

15. 釋東初，〈以佛法立場談佛法〉，前引書，頁一六五。

16. 釋東初，〈以佛法立場談佛法〉，前引書，頁一六六。

17. 見印順，〈中國禪宗史·序〉其中有一段提到：「前年（按：即一九六九年）《中央日報》有《壇經》為神會所造，或代表慧能的諍辯，才引起我對禪史的注意」，頁三。

18. 張曼濤的文章有二篇登在《中央日報》的副刊上，一篇是〈關於六祖壇經之偈〉；一篇是〈惠能與壇經〉。其中後一篇，已收入《六祖壇經研究論集》，頁二四五—五一。他用筆名澹思發表。

19. 見《六祖壇經研究論集》，〈本集編輯旨意〉，頁一一。

## 中華佛寺協會參訪團訪福建泰甯慶雲寺

十月九日，由中華佛寺協會理事長、福智寺住持

如均法師，中華佛寺協會副理事長、大行寺住持傅燈法師，中華佛寺協會秘書長林蓉芝，中華佛寺協會理事、承佛寺住持能超法師，東和禪寺住持修慧法師，法薰禪苑住持宏利法師，圓善寺住持天性法師等人組成的參訪團，參訪福建泰甯慶雲寺、泰甯甘露寺等梵林名剎。包括泰甯統戰部部長廖靜波、泰甯統戰部副部長及泰甯民宗局局長張朝霞、泰甯佛協副會長及秘書長智成法師等，率兩序大眾迎接並陪同參訪泰寧之

行。

位處福建第一高峰的泰甯慶雲寺，是慈航法師當年剃度出家的祖庭。慈航法師在臺灣開創僧伽教育，創建臺灣第一所佛學院，為臺灣培育了大批優秀僧才，其金身迄今供奉於汐止彌勒內院。

廖靜波部長代表當地黨政，向參訪團表示熱烈的歡迎，並介紹泰甯佛教的緣起以及泰甯佛教的古今概況。福建佛學院院長、泰甯慶雲寺住持本性法師也對參訪團表達歡迎之意。